

學林第七輯抽印本

赫胥黎與文學

劉

成

赫胥黎與文學

劉 咸

- 一、赫胥黎時代之英國文壇背景 二、赫胥黎之文學修養 三、赫胥黎之文友 四、赫胥黎之作風 五、赫胥黎文學之評價 六、赫胥黎之文存

英儒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爲十九世紀一大宗師，多才美藝，冠絕時流，科學而外，雅擅文章，領袖羣倫，主持風會者，垂半世紀。歐美學者，多尊崇之。自侯官嚴幾道氏譯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黎之名不脛走中土，爲學人所稱道，然此特赫氏著作之一種，且多涉哲理，陳義深奧，未必爲一般人所通曉。以赫氏學問淵博，建樹至多，執一以概其餘，未免失之疏陋。作者居嘗喜究赫氏之生平，自忘譾陋，先後成赫胥黎傳略、赫胥黎年譜、赫胥黎與科學、赫胥黎教育論、赫胥黎存疑主義等篇，於赫氏多方面之學功，加以區論，各自成篇，不相重複。茲更就赫氏在文學上之貢獻，草成斯篇，合而觀之，於赫胥黎之全貌，庶有得焉！

一 赫胥黎時代之英國文壇背景

澎湃一時之浪漫主義(Romanticism)在英國至一八三七年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卽位時，戛然中止。是時顧立己(Cole-ridge)、史可德(Scott)、薛儼(Shelley)、拜倫(Byron)、屈滋(Keats)諸大家，均先後去世，英國文壇，黯淡無光，大有盛極而衰之象。然時代潮流，前後激盪，此起彼伏，蛻嬗代謝，理有必然，故繼浪漫主義文學之後，卽有維多利亞朝文學之崛起。是時英國政治修明，學術發達，民物殷阜，國家

① 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二期，六三——六七頁，民國十四年。

② 科學十卷十期，一二二八——一二三三頁，民國十四年。

③ 國風一卷十期，一一二三頁，民國二十二年。

④ 國風八卷六期，二二九——二三六頁，民國二十五年。

⑤ 國風八卷八期，三五三——三五八頁，民國二十五年。

富強，以故社會風尚，人民思想，大為改觀。文學為時代之產物，宜其除舊布新，生面別開，呈自然之發長，終十九世紀風尚從同，久而彌盛，史稱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Literature of Victorian Age）。

世之論維多利亞朝文學者，多謂本時期之文學平凡中庸，並無奇峯突起，足以表現時代之特色。此言似是而實非，似非而實是，良以此期文學，並無特別發皇之部門，但循平衡發展，惟文風之盛，作品之多，則為任何前朝所不及，舉凡詩歌、散文、小說，均各有其中心人物，傳世佳作。於詩，則白朗寧（Robert Browning）、鄧尼生（Alfred Tennyson）為騷壇盟主；散文則有卡萊爾（Thomas Carlyle）、馬可黎（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辣士金（John Ruskin）、安諾德（Matthew Arnold）諸名手；小說有帥柯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狄更司（Charles Dickens）、余禮悅（George Eliot）諸大家，風起雲會，盛極一時。就中尤以散文範圍廣博，種類繁多，作家如林，超越前代；至於小說則純正通俗，具時代之特性，獨有詩歌不若依利莎伯（Elizabeth）或浪漫主義時代之盛，在英國文學史中僅居第三位，此中原因，亦有可得而尋者。

攷維多利亞朝科學家稱發達，演化理論，深入人心，流風所被，影響於文學者至鉅。是時蒸汽之用大昌，機器發明至富，電之為用尤廣，凡依利莎伯時代所夢想者，至是一一實現。器械代替人工，民衆生活由斯改善，社會經濟因之進步，國家日臻富強。其尤要者，生物學界之演化理論大昌，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高唱入雲，蓋自達爾文（Charles Darwin）之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出世，思想界遂有劃期之變化，復經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等之宣揚，影響尤廣，不僅對於動植物之攷研觀察，概念更新，而對於社會、倫理、宗教、政治，莫不有深切之影響，運會所趨，人人以追求真理，趨重實際，崇尚道德，改良社會，合衆善羣為職志，英人重現實，好功利，宜斯說之深入人心也。

文學為時代之產物，思想情感之反映，當然亦受當時主要思潮之影響，故攷維多利亞之世，英國文壇，皆受當時科學進步，尤其演化論之影響，以為人羣進化，係循序漸進，而非激變所成，故此時期之詩，則反映時代思想，科學勢力，及關懷未來問題之解答，如白朗寧之存樂觀信念，安諾德之懷悲觀論調，以至鄧尼生之詠誦科學權能，均足反映當時各詩家對於科學之觀感。此期散文最稱發皇，有七大家最足稱述，其觀點及精神，各各不同。馬可黎以歷史眼光，盛讚英國當時之物質文明；卡萊爾則崇拜英雄偉人，重視個人之才能，着重精神生活之解釋；辣士金則理想尤高，注意羣衆生活，社會福利；安諾德為批評家，善分析；狄更生之小說以善於描寫下層社會著稱，幽默中寓諷刺，窮困中具樂觀，博得大衆讀者之贊許；至帥柯雷之小說題材，適得其反，專以刻繪上等社會心理為主，亦幽默，亦諷刺，詞語鋒銳之外，兼擅卡東插畫，尤極諷世之能事；最後，女作家余禮悅（真名為 Mary Ann Evans）則於中等社會，觀察最為深刻，故其小說多取材於中級人士，描摹其心理，揣度其思想，形容其語言行事，

無不恰到好处處文章之外，復寓高尚之倫理觀念，有益於世道人心，亦爲讀者所擁護。

總之，維多利亞朝之文學界，人才輩出，名作如林，且各有其寫作題材，描繪對象，不同觀點，當時英倫社會無論上、中、下三層，皆有名家爲之傳述，維妙維肖，相輔相成，而不因襲重複，咸具社會精神，熱心勸導，以轉移風俗，忠厚人心，促進人羣之上進爲鵠的，故散文不僅爲此時期之特色，實屬英國文學史上空前之盛觀。

二 赫胥黎之文學修養

赫胥黎生當盛世，浴沐清化，復以天縱之資，博覽羣書，少年時即喜著述，每病繁贅，無所短長，自航海歸來，浩然有奇氣，於研治科學之外，仍復潛心文藝，於時賢著作，無所不讀，更寢饋於彌爾敦（Milton）、莎士比亞（Shakespeare）、休謨（Hume）、何補思（Hobbes）之作，或稱其文章之美，或取其義理之精，習之既久，日進無疆，見聞博洽，修養彌深，乃能吐屬大雅，下筆成章，加以才思綿密，匠心獨運，凡所著作，奔放犀利，浩蕩無涯，浸假爲文壇之重鎮，不獨爲科學之泰斗已也。

文字爲研究學術，傳達思想，表露情感之工具，赫氏早年即知其重要，故於英文而外，兼習德、法、意、拉丁、希臘各種文字，以爲進修之資，其動機有二：一受卡萊爾之影響，卡氏於赫氏爲前輩，學問淵博，精通外國語文多種，既譯歌德之威廉邁士特爾（*Wilhelm Meister*），復著法國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赫氏讀之，頗爲心折，乃見賢思齊，發奮爲旌，潛心於外國語文之研習，不數年而有成。復次，赫氏以爲研究學術，期有貢獻，最好盡讀原著，不得已方借助於翻譯。按英國當時迄譯外文典籍，每多謬誤，赫氏對之，深惡痛恨，乃反求諸己，肆力於外國文字，以期卒讀原著，得第一手知識（first-hand knowledge），故早年即專治德文，以爲後日專攻德國文哲科學典籍之預備。果然有志竟成，中年而後，盡讀德文名著，尤嗜歌德之作，不僅愛其詩文之美，尤佩其學問之博，推崇之誠，至比之爲希伯來之哲人，又爲欲讀但丁（*Dante*）原著而習意大利文，初假字典爲助，後竟豁然貫通，至能讀神曲（*Divina Commedia*）而領略其美妙。晚年更習希臘文，一方面固爲研求科學之便利，而爲讀荷馬（*Homer*）之伊利亞（*Iliad*）及倭底西（*Odyssey*）原著，亦爲目的之一。

赫氏一生勤奮，最愛讀書，除講研科學爲其專業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閱讀能力至速，似不求甚解，而能盡識書中要義，怪誕如神話，艱深至玄學，無所不讀，樂在其中。尤嗜說部，晚年愈甚，幾至每晚非一讀之，不能入睡，習以爲常；然其主要讀物，則爲英、德、法文之哲學、文學、歷史，中古時

代及十八世紀之英國文學，以及古文聖經，亦所深研，斯賓塞稱「赫胥黎書無不讀，讀無不盡，」良非虛語。

不寧唯是，赫氏於文學之外，雅好藝術，彼深信藝術於陶冶性靈，補助教育，功用至大，居嘗提倡之，而其欣悅音樂，殆基於天性。據侯維教授（Prof. G. B. Howes）云：赫氏執教於倫敦南看星墩之皇家科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South Kensington, London）時，每於教研餘暇，口銜烟斗，手調鳴琴，或歌巴赫之曲（Bach's fugue），閒情逸興，意態瀟灑。音樂之外，復嗜繪畫、雕刻，既精鑒賞，復善鉤描，觀其早年在響尾蛇號航探記（*The Cruise of the Rattlesnake*）中所作之插畫，可見一斑，惜以忙迫太甚，時日苦短，未能盡情欣賞，尤無機會發展其天才。

三 赫胥黎之文友

赫胥黎航海歸來，卜居倫敦，以科學成績卓越，聲名雀起，因得與都人士相晉接，談學論文，幾無虛日，而所交復多一時俊彥，或為科學權威，或為文壇鉅子，或為哲學宗匠，如賴爾（Charles Lyell）、達爾文、胡克爾（Joseph Hooker）、拉博格（John Lubbock）、丁鐸（John Tyndall）、敖文（Richard Owen）、斯賓塞、富樸士（Edward Forbes）、羅曼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諸人，皆以科學家而負文名，切磋觀摩，獲益滋多。至於文學方面，小說家如金士黎（Charles Kingsley）、余禮悅、史第文生（R. L. Stevenson）、散文家如卡萊爾、西摩（John Seymour）、柏德爾（Walter Pater）、斯蒂帆（Leslie Stephen）、辣士金、政論家如格蘭斯頓（W. E. Gladstone）、巴爾和（Arthur Balfour），批評家如安諾德，名學家如彌勒（John Stuart Mill）、史學家如莫黎（John Morley），詩人如鄧尼生等，皆當時文壇健將，均與赫氏相友善，或書疏往返，質疑問難，或朝夕過從，論文評詩，芝蘭同氣，久而俱化，而赫氏之名山事業，益自此遠矣。

倫敦有雅典學會（Athenaeum Club）者，為少數文學家、藝術家及科學名流所組織，社員人選至嚴，往往文藝界人物，負有聲名，垂老而不被舉者有之。一八五八年，社員穆金生爵士（Sir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與赫氏素昧生平，推薦赫氏為社員，竟獲全體之贊成，因致書赫氏云：

「……素昧生平，金仰殊深，不揣冒昧，妄為一言，此次出席者十九人，執事獲十八票，反對者無一人，榮膺上選，特函馳賀。……」當時赫胥黎以少年後進，即登大雅之林，此固當時文壇所推許，要亦以赫氏才學並茂，文章信美，有以致之，蓋當時英倫人士，無論識與不識，

莫不喜讀赫氏之文，上自名公鉅卿，下至販夫走卒，均以能道赫氏之著作爲時髦，見重當時，有如此者。

赫胥黎嗜好文學，但非專業，具如上述。中年以前，致力科學，日不暇給，每以不能盡情文學爲憾。比及晚年，實至名歸，科學研究，少加之意，每喜於公餘之暇，風雨之夕，邀集良朋，貰酒於家，促膝論文，至酒酣耳熱，高談娛心，各抒所見，互爲問難。赫氏以讀書既多，批評賞鑑，彌多中肯，於施魏夫（Swift）、狄福（Defoe）、哥德斯密（Goldsmith）等之小說，吉朋（Gibbon）之史論，柏克（Burke）之演說，藍模（Lamb）、馬可黎、卡萊爾等之散文皆所讚許，詩歌則喜誦彌爾敦、莎士比亞之作，華滋沃士（Wordsworth）雖以淡泊自然見長，但略嫌支蔓，薛儷弊在流露，愛屈滋之純美，賞白朗寧之雄渾，而尤心折鄧尼生之能了解近代科學，其評賞類如此，論者多之。

四 赫胥黎之作風

法國大博物學家畢飭（Buffon）有言：「作風卽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ême）。斯語應用之於赫胥黎，堪稱至當。赫氏爲科學名家，重視真理，講求方式，故其文學作風，頗受科學訓練之影響。換言之，赫氏之文學作品，皆謹守繩墨，着意修詞，下筆之先，於命題遣詞，體裁結構，皆細加思索。凡所欲言，先將大綱列出，部署既定，乃操如椽之筆，信手疾書，犀利奔放，矯如游龍，用能於枯澀中出趣味，艱僻中顯平易，再加以選字鍊句功夫，故其文章清晰流利，真誠動人。赫氏嘗云：「子以爲用盡心思模倣他人之作品，究不若熟審一己之概念，用清晰有力之筆，表而出之爲愈。但此種明鏡式之規律，初學者或難謹守焉。」又云：「清晰之敘解力，能使讀者（或聽衆）不了解者亦似了解。即使謬誤而清晰，久之亦可根據事實作改正。若於題旨不求甚解，徒驚詞藻之美，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重視清晰，可見一斑。赫氏得此清晰祕訣，故其爲文定義確切，敘述簡明，結構謹嚴，詞句曉暢，首尾貫注，每篇文章，不啻一完整之有機體，論者至喻爲觀看骨骼，不須用X光云。

澈底清晰，固爲赫氏文章之特色，然僅有清晰，尚不足稱至善之文學。赫氏文章之爲世人所稱許，而能傳諸後世者，尙有其他優點在。如善用新字雅句，成語典故，幽默比喻，着重人生趣味，皆赫氏爲文之祕訣，用能成爲真善美感之文字，使讀者逸趣橫生，安諾德所謂「人文化」之文學，於赫氏庶幾得之。

然赫胥黎之能文善辯，初非全由聰明得來，要亦好古敏求，勤劬鑽研而成。嘗致書達譯其著作之法國德華令儀（de Varigny）云：「予深知予所以達表思想之凝鍊詞句，及成語英文，於譯者不免多所困難。……然予於本國文字甚爲愛重，欲使用確當，曾不惜痛下一番工夫，有時

一文之作，易稿多至五六次，方能稱意而合程式，此癖與年俱增……」可見赫氏工力之深。吾人試取赫氏早年著作，如博物學在教育上之價值（*On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ciences*, 1854）或人種學之方法及其成果（*O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Ethnology*, 1865）與晚年著作如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4 即嚴譯天演論）作比較，即可見其章法修辭，大相逕庭，前者不免如赫氏自評爲冗長散漫，後者則謹嚴鏗鏘，斷輪老手，游刃有餘矣。

赫氏深信文學體裁之重要，嘗譏德國人缺乏此道，謂作科學研究，德人勤慎忠實，至堪欽佩，但多數學者，均缺乏文學意趣，往往著書盈尺，雜亂無章，不知所云。故赫氏生平引以爲戒，每事著作，輒加意揣摩，自創風格，馴至其文學修養愈深，愈難自滿（“It constant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finish things satisfactorily”），大作家之成功，由來有自，非偶然也。

英國當十九世紀末葉，大學分科漸見繁複，雖牛津（Oxford）劍橋（Cambridge）一仍古風，注重文學，大學畢業生無論所習何科，第一位皆爲文學士（B. A.），至近代大學如倫敦等校，則習文學者方稱文學士，習科學者則稱科學士（B. Sc.），旨趣已漸相遠，故在一般大學或專科大學畢業之學生，其文學造詣，並不甚深，習科學而兼攻文學，或肆意於古文者，尤不多觀。赫氏觀此現象，怒爲憂之，嘗大聲疾呼，痛論其事，如下引原文兩段，即係針對當時英國大學畢業生而發，不惜痛下箴貶，以維斯文，其言云：

“That a young Englishman may be turned out of one of our universities, ‘epopt and perfect,’ as far as their system takes him, and yet ignorant of the noble literature which has grown up in these islands during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no less tha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which have most profoundly influenced modern civilization, is a f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ich the twentieth will find hard to believe; though perhaps it is not more incredible than our current superstition that whoso wishes to write and speak English well should mould his style after the models furnished by classical antiquity. For my part, I venture to doubt the wisdom of attempting to mould one’s style by any other process than that of striving after the clear and forcible expression of definite conceptions; in which process the Classian precept, ‘first catch your definite conceptions,’ is probably the most difficult to obey. But I still mark among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speakers and writers of English, saturated with antiquity, not a few to whom, it seems to me, the study of Hobbes might have taught dignity, of Swift, concision and clearness, of Goldsmith and Defoe, simplicity.”

“Well, among a hundred young men whose university career is finished, is there one whose attention has ever been directed by his literary instructors to a page of Hobbes, or Swift, or Goldsmith, or Defoe? In my boyhood we were familiar with *Robinson Crusoe*, *The Vicar of Wakefield* and *Gulliver's Travels*; and though the treasures of ‘Middling English’ were hidden from us, my impression is that we ran less cha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and speak of ‘Middling English’ of popular orators and head masters than if we had been perfect in such mysteries and ignorant of those three masterpieces. It has been the fashion to decr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young fops laugh at their fathers. But we were there in germ; and a ‘Professor of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ho knew his business might tell young Englishmen more of that which it is profoundly important that they should know, but which at present remains hidden from them, than any other instructor; and, incidentally, they would learn to know good English when they see or hear it—perhaps eve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lipshod copiousness and true eloquence, and that alone would be a great gain.”

赫胥黎現身說法，慨乎其言，吾人讀之，不禁別有所感，蓋吾國今日之狀況，頗類當時英國之情形，大學生之國文程度，每況愈下，中學無論矣，於吾國固有國粹，視同敝屣，歷代古文，鮮加愛重。但以白話爲時髦，尙俚語爲新詩，本末倒置，文俚無別，行見吾國數千年來之先民遺物，豐厚文學，失其薪傳，危險孰甚！世安有赫胥黎其人者，起而振其衰耶！

五 赫胥黎文學之評價

創作難，批評尤不易。故欲評論一家之文學，勢須將其全體作品，細加研究，詳爲分析，方可定其高下。世之言文藝分析者，每着眼於文章之形式（form），及所傳達之情感（emotion），有形無情，不免失之枯澀，二者兼備，斯爲美感（aesthetic feeling）之文。準此以論赫氏之作，大別可分爲三類：（1）純粹描敘文，（2）哲理文，（3）辯論與抒情文。屬於第一類者爲赫氏生平所作之一百七十篇專門科學論文，屬於第二類者爲研究休謨、柏克理（Berkeley）之哲學及其他有關社會、倫理、教育、玄學之論著，屬於第三類者爲辯論基督（Christian）希伯來（Hebrew）教義及評論他人意見，與自己答辯之作。三類之中，難免互相重複，如描敘類中每有哲學及科學通論之作，哲理文中間有辯論及抒情之作，至於抒情文更多以哲理及社會問題爲題材。總之，前二類爲嚴正之科學論著，敘事達意，不及情感，第三類則於達意之外，要以抒情爲主，爲具美感之文章。

講分論之

描敘文字，欲求確切，亦非易事，矧科學以真理爲依皈，是是非非，不容假借，簡單之事物如此，複雜之事物描敘尤難。作者必須將欲描敘之事物，用清晰確切之詞句形容之，使他人之未曾親見此實物者，憑一段記載，可以想像此事物之形似，甚或憑此一段記載，重構(reconstruct)此事物（如機器或生物）之體態，猶之工程師憑藉藍色圖案(blue print)建築房屋然，此中困難，惟專於此道者方能領略之。在此情境之下，作者所能希冀之美點，爲用字的當，描敘確切，形式整齊，其他文學之優點，無法攙入。本此標準，以論赫氏之描敘文，吾人不能不嘆服其天才卓絕，藝人精神，所謂藻不妄抒，言之有物，赫氏誠足當之無愧。嘗云：「予生平對於一事一物之描述，皆極端審慎，務求其確切不浮，雖然如此，每未能完全達到予之願望，此在他人恐亦鮮有能勝予者。」可見赫氏不苟精神之一斑。氏嘗勸人習繪事，謂此乃訓練學習最有價值之工具，蓋必須眼到手到，方可臻於準確。每見世人於準確一道，常不介意，實可遺憾，作文能如繪圖，則庶幾得之云。吾人試讀赫氏之科學論著，其描敘之清晰、準確，宛如實物圖形現於吾人之前。例如一八七九年刊佈之草蝦 (*Crayf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Zoology*) 一書，爲赫氏描述文中之傑作，至今爲科學論文之軌範，足爲後學借鑑之模楷，試引論「蝦之心臟」原文一段，以概其餘：

"In the dorsal wall of the heart two small oval apertures are visible, provided with valvular lips, which open inwards, or towards the internal cavity of the heart. There is a similar aperture in each of the two lateral faces of the heart, and two others in its inferior face, making six in all. These apertures readily admit fluid into the heart, but oppose its exit.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origins of arteries there are small valvular folds direct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permit the exit of fluid from the heart, while they prevent its entrance."

此段文字至爲平易，不假雕琢，但能確切表現所描敘者爲何物，予讀者以明確之概念，倘吾人承認「簡潔即美」(Simplicity is beauty)者，赫氏之描敘文，最稱佳例。

赫氏之描述文簡潔清晰，具如上述，吾人試更進論其哲理文及有關社會問題之著作，則趣味雋永，波瀾壯闊，蓋描敘文字重在傳真，然不免爲題材所限，不能多所發揮，至於哲理問題，範圍廣大，淵邃無涯，可以自由推論，暢所欲言。赫氏哲理文章之美，一方面爲格調雄健，一方面爲義理豐富，無論在一般讀者，或文學專家讀之，皆能欣賞，試引一二，以見一斑：

"All science starts with hypotheses—in other words, with assumptions that are unproved, while they may be, and often are, erroneous; but which are better than nothing to the searcher after order in maze of phenomena. And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every science depends on the criticism of hypotheses—on the gradual stripping off, that is, of their untrue or superfluous parts—until there remains only, that exact verbal expression of as much as we know of the facts, and no more, which constitutes a perfect scientific theory."

本段所論，皆至理名言，無可復易，而文字鏗鏘，實具引力。吾人試將縱橫交錯之第一句加以分析，則共得六詞（phrases），前三詞略長，後三詞較短，可以分排如次：

"All science starts with hypotheses—
in other words, with assumptions that are unproved,
while they may be, and often are, erroneous,
but which are better than nothing
to the searcher after order
in the maze of phenomena."

開始以肯定及加重語氣論「假設」（hypotheses）之性質，下半句忽以迅速之語調，短勁之詞句，歸結到「假設」之價值，令讀者生出無窮美感，同時又不失其論斷之真理。

復次，赫氏論「反對需要主義者」（These who oppose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一段文章，亦足引證：

"They rest on the absurd presump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I can do as I like'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The answer is: nobody doubts that, at any rate within certain limits, you can do as you like. But what determines your likings and dislikings? Did you make your own constitution? Is it your contrivance that one thing is pleasant and another is painful? And even if it were, why did you prefer to make it after the one fashion rather than the other? The passionate asser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freedom, which is the favourite refuge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is mere futility, for nobody denies it. What they really hate to do, if they would upset the necessarian argument, is to prove that they

are free to associate any emotion whatever with any idea whatever, to like pain as much as pleasure, vice as much as virtue; in short, to prove that, whatever may be the fixity of order of the universe of things, that of thought is given over to chance."

此段辯證，至為響亮，伸辯力及勸化力俱因行文之方式而增強。首先指出對方之錯誤後，更用短勁而鋒銳之詞句，反問對方之答語：

"But what determines your likings and dislikings?"

Did you make your own constitution?

Is it your contrivance that one thing is pleasant and another is painful?"

至此方以堅強簡短之語句，以悅服對方之情緒：

"to like pain as much as pleasure,

vice as much as virtue."

待對方詞窮理屈之後，先之以長詞，繼之以短句，而作確定之結論：

"To prove that, whatever may be the fixity of order of the universe of things,

that of thought is given over to chance."

末後兩詞中用 "Things" 及 "Thought" 兩頂韻字，於增強勸化效能，殊為有力。蓋此二字不僅在文學寫作技術上，堪稱天衣無縫，而在意義上，更予「反對者」以是非取捨之途徑，蓋暗示理想與現實，往往陷人於錯覺。同理，末後兩詞中所用 *v* 音字，如 *prove*, *whatever*, *universe*, *given* 及 *over* 亦為同樣妙用，使非國手，曷克臻此。

下段引證尤為精彩，不僅內容豐富，而行文流利，最堪詠誦：

"In whichever way we look at the matter, morality is based on feeling, not on reason; though reason alone is competent to trace out the effects of our actions and thereby dictate conduct. Justice is founded on the love of one's neighbour; and goodness is a kind of beauty. The moral law, like the laws of physical nature, rests in the long run upon instinctive intuitions, and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innate' and 'necessary' than they are. Some people cannot by any means be got to understand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 but the truths of mathematics are no less necessary and binding on the great mass of mankind. Some there are who cannot fe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nata Appassionata' and 'Cherry-Ripe,' or between a gravestone-cutter's

cherub and the Apollo Belvedere; but the canons of art are none the less acknowledged. While some there may be who, devoid of sympathy, are incapable of a sense of duty; but neither does their existence affect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Such pathological deviations from true manhood are merely the halt, the lame and the blind of the world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anatomist of the body would ignore abnormal specimens."

"And as there are Pascals and Mozarts, Newtons and Raphaels, in whom the innate faculty for science or art needs but a touch to spring into full vigour, and through whom the human race obtains new possibilities of knowledge and new conceptions of beauty; so there have been men of moral genius, to whom we owe ideals of duty and visions of moral perfection, which ordinary mankind could never have attained; though, happily for them, they can feel the beauty of a vision which la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ir dull imaginations, and count life well spent in shaping some faint image of it in the actual world."

就性質言，上文實係一段反射文章 (reflective writing)，以寫作佳麗，值得詳加分析，以見赫氏文學技術之高超。就筆者所知，此段韻氣俱全文章之作成，在於善用頓句 (caesura sentences) 法。在希伯來文學中，儘多此種頓句之作品，試一翻閱聖經，其例至多如 "His soul shall dwell at ease, and his seed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Then the dust return to the earth as it was, and the spirit shall return unto God who gave it." 不寧唯是，希伯來之詩詞幾完全建築於頓句之上，法將一全句，頓分為兩個不同而互有關係之短句，盎格羅薩克撒之古詩 (Anglo-Saxon Verse) 亦往往採此種作法。此外，頓句在英國著名散文中亦數見不鮮，如白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姜森 (Dr. Johnson) 狄崑西 (De Quincey) 等常喜用之。以表現莊嚴說理及鄭重箴言。其作法為兩分句或皆甚短，或作對比，有時前句稍長，而後句略短，目的在着重後句，而道出最後之一語。有時短句在前，而長句殿後，經頓挫後，別開生面，使人玩味無窮。予文章以有力之論據。赫胥黎 寢饋於希伯來文學及古英文，前已言之，故於頓句之用法至有心得，當其論述一般人生問題，而謀作解答之名言時，常用頓句法以達其奧旨，例如：

"Ignorance is visited as sharply as wilful disobedience—

Incapacity meets the same punishment as crime."

"Pain and sorrow knock at our door more loudly than pleasure and happiness; and the prints of their heavy footsteps are less easily effaced."

更短之例，如：

“There is but one right,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wrong are infinite.”

凡此所舉，皆爲赫氏文章中頓句之佳例。即就上引兩段文字而論，含義深遠，議論精闢，得力於頓句者殊多，如：

“Justice is founded on the love of one's neighbour; and goodness is a kind of beauty.”

等句，不啻出自白朗爵士之手筆。引文第一段之其他各句，細察之亦皆用頓句法構成，雖長短繁簡不一，但保持白朗式之美點及音律，始終一貫。復次，吾人試更研究赫氏之第三類辯論文及抒情文。赫氏爲一活躍而嚴肅之辯論家，但非如政論家之習於暴厲，故在其辯論文中，吾人並未發現憤怒、漫罵或苛刻之語句，一如彌爾敦之所爲。但赫氏固善譏善諷，且能作詞鋒極銳之說辭，惟尖刻之中，常存忠厚，不失大學者之風度，文章如其人，故不失其美。茲由赫氏所作笛卡兒（Descartes）傳略中，試舉一例，以見其天才：

“Trained by the best educato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Jesuits; naturally endowed with a dialectic grasp and subtlety which even they could hardly improve; and with a passion for getting at the truth which even they could hardly impair, Descartes possessed in addition a rare mastery of literary expression.”

其他例證，不勝枚舉。赫氏在此類文章中，最善用對仗、談諧字句，以達其所欲表現之刺諷。此外赫氏亦常用委婉之暗示（allusion），尤以採用聖經上之暗示爲多。達意之外，兼抒情感。茲引一段，以見一斑：

“The politician tells us, ‘You must educate the masses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be masters.’ The clergy join in the cry for education, for they affirm that the people are drifting away from church and chapel into the broadest infidelity. The manufacturers and the capitalists swell the chorus lustily. They declare that ignorance makes bad workmen; that England will soon be unable to turn out cotton goods, or steam engines, cheaper than other people, and then, *Ichabod!* *Ichabod!* the glory will be departed from us. And a few voices are lifted up in favour of the doctrine that the masses should be educated because they are men and women with unlimited capacities of being, doing, and suffering and that it is as true now as ever it was, that the people perish for lack of knowledge.”

上段文字，雖不甚長，但引用聖經二三處，於增強情緒，極見效能。然讀者苟不熟案聖經，則殊難欣賞其美妙，猶之不諳複變數（Complex Vari-

ables)者，不能盡識亞伯爾(Niels Abel)數字文學之妙處。自來作家，每以爲讀者程度頗高，對於一般作品，必所熟諗，故引用典故鮮加解釋其實並不盡然。赫氏往往亦坐此病，即如上段所引，因欲強調其情緒，致接連用 Ichabod! Ichabod! 以增強其刺諷資本家之目的，然讀者苟非熟讀聖經，諗 Ichabod 原義，則鮮能喻其意。蓋 Ichabod 名字之所由來，乃因「上帝被褻瀆，光榮已離以色列人 (Israel) 而逝去」今赫氏借此以喻「民衆已被資本家所役使，光榮已離資本家而逝去」故知出典之由來，方覺意味之無窮。及至末句，語調頓改，由刺諷一變而爲誠摯，爲同情，如稱 "the people perish for lack of knowledge" 使吾人又憶及聖書兩段，一爲先覺何遂雅(Prophet Hosea)章中，有 "The Lord hath a controversy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及 "the people are destroyed for lack of knowledge" 之句。次在諺語章中，有 "Where there is not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之警句。赫氏引用之如已出，用能作成生動有力之筆調，使讀者感動。不寧唯是，赫氏且善用間接方法，引徵經典，往往於一段流利議論之後，插入一二來自十六世紀祈禱書或聖經英文(Bible English)中之短詞，爲現代文學中所罕見者，此種作風，現已式微，然在十九世紀中葉，則極普通，如藍模及其同輩作家，常喜用伊利沙伯時代之語句 (Elizabethan) 以立異，卡萊爾之著作，更集怪字僻典之大全，梅維爾(Herman Melville)有偽造莎士比亞語調之奇癖，白朗寧之情書，以用古語以鳴高，諸如此例，難以悉舉，致論者謂十九世紀英國文壇之最大缺點，爲無一定之作風。赫胥黎之不免隨俗沾染，寧足爲異，所幸其情感之流露，一以真誠爲歸，尙不至爲文體所蔽耳。

語云：「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蓋爲文本無絕對程式可循，不過爲真情美感之流露，形諸筆墨，羅織成章而已。倘無天才，難成藝人，強而爲之，模仿而已，或能混珠於一時，究難經時代之品評。真正有價值之文學作品，則以時俱新，歷久不磨，此古今中外，莫不皆然。準此以論赫胥黎之文學作品，就上文所徵引及所遺留之全部文集而論，實爲磨練功深，天才創作。哲士德頓(G. K. Chesterton)在所著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The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一書中，譽赫氏爲當時大文學家，至與馬可黎並稱。赫氏文孫雅爾達士(Aldous Huxley)則以乃祖之文章，至今猶爲人所傳誦，仍具感化力，足以影響現時之世道人心，應稱之爲現代之文學家(Thomas H. Huxley is a man of Letters)，誰曰不宜。

六 赫胥黎之文存

赫胥黎既達於理，復殫於文，一生勤劬，著作等身，年方弱冠，即事著述，直至古稀，未嘗或輟，綜其一生作品，無慮數百種，選而存者，得科學專著 (Scientific Memoirs) 一百七十篇，專書 (Books) 三十一種，論文 (Essays) 八十七篇，請分述之。

赫氏爲科學名家，瞻博無涯，故所作科學專著特多，當一八四五年時，年方二十，在倫敦習醫，即發表人類髮鞘之構造 (On a Hitherto

Undescribed Structure in Human Hair Sheath) 一文，是爲赫氏發表論文之始。今知人髮中有赫胥黎層 (Huxley's layer)，即此時所發現。自此以後，幾年有發表，航海歸來，著作尤富，有時一年之中，多至十餘篇（如一八五九年發表十六篇），均係高深研究，具創見性之長篇鉅著。以題材論，範圍至廣，凡一般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形態學、解剖學、分類學、胚胎學、生理學、古動物學、地質學、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等，莫不包括之。蓋赫氏爲一精博之動物學家，旁通其他科學，在當時幾無出其右者。一八八〇年以後，則以年事漸高，健康欠佳，始少作科學研究，最後發表之科學論文，爲人參之記載 (The Gentians: Notes and Queries)，刊佈於林奈學會會誌 (植物學組) (Jour. Linn. Soc. [Botany] XXIV)。夫以一人之力，作科學探討，有如此成績，要堪驚佩。赫氏故後，其科學專著由藍開士德教授 (Prof. Ray Lankester) 及和士特爵士 (Sir Michael Foster) 輯爲科學論叢 (Scientific Memoirs)，都四巨冊，於一八九八年以次出版，實不啻赫氏之紀念碑也。說者謂赫氏科學專著如此之多，一方面固由於方法正確，觀察敏銳，聰明過人，而寫作技巧之熟練，實得力於文學之修養，蓋科學與文學，在赫氏視之，爲一物而具二面者也。

赫胥黎所著專書共三十一種，就中雖多文選集刊，不免重複，然亦不能謂少。首出之書，爲編譯戈立克氏人體組織學 (Kölliker's Manual of Human Histology)，於一八五三年出版，係與巴斯克 (G. Busk) 合作。以後脊椎動物解剖學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Vertebrated Animals)，無脊椎動物解剖學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Invertebrated Animals)，草蝦等書均係專門獨立著作，爲學人奉爲圭臬者，垂數十年，寫作之佳，描敘之美，世罕其匹。惟赫氏專書中之最重要者，厥爲人類在自然界之位置 (Man's Place in Nature)，後達爾文種源論四年出版，本係多次演講稿，集成三長篇，即：(1) 類人猿之自然史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Ape-like Man)，(2) 人類與下等動物之關係 (On the Relations of Man to the Lower Animals)，(3) 化石人類 (On the Fossil Remains of Man)。其演進論觀點，論述人猿之系統、通性及人類之進化，以確定人類在自然界之位置，認爲人類雖爲萬物之靈，然實爲動物之一種 (Homo sapiens)，並非天生驕子，上帝創造，此論一出，遂引起思想界之軒然大波，宗教家攻擊之尤力，惟赫氏深悉自然體系，演進源流，憑科學真理，生花之筆，懸河

之口相與辯論周旋，結果獲最後之勝利，故此書實具有劃時代之影響，於解放人類思想糾正宗教謬說，功不在達氏種源論下。

赫胥黎之一般論文，雖較科學專著爲少，然彙而存之，亦得八十七篇，包括一般有關哲理、教育、社會、倫理、科學通論之作，含孕至富，起自一八五四年，止於一八九四年。赫氏之克享文名，多由此等論文得來，就中如自由教育 (*A Liberal Education; and Where to Find It*)、白堊 (*On a Piece of Chalk*)、生命之物質基本 (*On 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科學及藝術與教育之關係 (*On Science and Art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龍蝦：動物學之研習法 (*A Lobster: or the Study of Zoology*)、自傳 (*Autobiography*) 等篇，最稱傑構，爲赫氏生平得意之作，蓋不僅理論精絕，含義宏富，而體裁謹嚴，格調高雅，實臻神境，置諸維多利亞朝之散文文選中，允稱上選。哲士德頓至許赫氏與馬可黎齊名，良有以也。

赫胥黎辛勤寫作，垂五十年，成就既多，時譽至隆，晚年以所好在茲，不忍令其散失，乃就其性質類屬，親爲鉤稽，都爲九卷，卷有專名，顏曰文集 (*Collected Essays*)，每卷之前，弁以長序，用明選存理由及命名意義，俾後之讀者，知所問津。茲將各卷名稱、篇目及出版年月，分錄於后，以資採覽。

卷一 方法與成果 (*Method and Results*) 一八九三年初版印行，載論文十篇：

- I. *Autobiography*.
- II. *On the Advise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1866).
- III.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1887).
- IV. *On 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 (1868).
- V. *On Descartes' "Discourse touching the Method of Using one's Reason Rightly and of Seeking Scientific Truths"* (1870).
- VI. *On the Hypothesis that Animals are Automata and its History* (1874).
- VII.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1871).
- VIII.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1891).
- IX. *Natural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 (1890).
- X. *Government: Anarchy or Regimentation* (1890).

卷二 達爾文學說 (*Darwiniana*) 一八九三年初版印行，載論文十一篇：

- I. *The Darwinian Hypothesis* (1859).
- II.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60).
- III. *Criticism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4).
- IV. *The Genealogy of Animals* (1869).
- V. *Mr. Darwin's Critics* (1871).
- VI. *Evolution in Biology* (1878).
- VII.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80).
- VIII. *Charles Darwin* (1882).
- IX. *The Darwin Memorial* (1885).
- X. *Obituary* (1888).
- XI. *Six Lectures to Working Men "On our Knowledge of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 (1863)

第三編 科學與教育 (Science and Education) 一八九三年初版印行，載論文十七篇：

- I. *Joseph Priestley* (1874).
- II. *On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ciences* (1854).
- III. *Emancipation—Black and White* (1885).
- IV. *A Liberal Education, and Where to Find It* (1833).
- V. *Scientific Education: Notes of an After-Dinner Speech* (1869).
- VI. *Science and Culture* (1882).
- VII. *On Science and Art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 (1882).
- VIII. *Universities: Actual and Ideal* (1876).
- IX. *Address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1876).
- X. *On the Study of Biology* (1876).
- XI. *On Elementary Instruction in Physiology* (1877).
- XII. *On Medical Education* (1870).
- XIII. *The State and Medical Profession* (1884).
- XIV. *The Connection of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with Medicine* (1881).